

通俗文藝小叢書

銀花是個好姑娘

鼓詞

季達作



山東人民出版社

書號：0989

銀花是個好姑娘

作者：季 達

出版者：山東人民出版社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發行者：新華書店山東分店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印刷者：山東新華印刷廠

濟南經九路一七號

字數：11,000

1953年11月第一版

印數：8,000

195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900元

陳大娘家住清河鄉，

大姑娘金花早已出嫁，

二姑娘銀花十九歲，

陳大娘家裏地裏都不管，

銀花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裏當組長，

五月裏南風吹來天氣熱，

東坡裏三畝大扁穗，

長的出色熟的早，

社裏人年青力壯的都去割，

一輩子生了兩個姑娘：

婆家不遠在十里塘；

對象是自己莊裏的王志良。

全仗着銀花自己作主張。

村裏人男女老少都誇獎。

遍地的麥子發了黃。

是去年換來的新種糧，

先熟先割先打場。

老年人連捆加拉一齊忙。

麥地裏鐮刀飛鏘刷刷響，
這一組組長就是銀花姐，
銀花姐割到地頭仰臉看，
都因為金花家是個單幹戶，
陳大娘疼閨女又疼外甥，
這一天聽說社裏割麥子，

早晨起身往家走，

銀花問了聲姐姐好；

銀花說：「娘和姐姐要原諒，

金花說：「妹妹你快去割吧！

娘說道：「你可別光貪圖快，

銀花答應着順趟子割，

「俺娘哎！這麥子長的這麼好，

娘說道：「這塊麥子是新品種，

兩個組比比誰的本事強。

那一組組長是她沒結婚的丈夫王志良。

從前邊來了金花和陳大娘。

全家人天天忙的不分擋。

到那裏給她家幫了幾天忙。

又掛着沒人給銀花做飯洗衣裳。

金花姐送娘送到地頭上。

金花說：「妹妹你可真是忙！」

割完了麥子再啦家常。」

可別輸給王志良。」

鐮刀碰着就是傷。」

金花她看着麥子叫了聲娘：

麥穗子足有半尺長！」

換麥種多虧了銀花和志良，

推車子跑了七十里路，

金花說：「俺那麥子尺把高，

這一畝能頂俺四五畝，

說罷順手掐一穗，

娘說道：「等社裏分了我吃，

金花說：「叫她姐夫來拿吧！

金花回家且不講，

因為麥子是新品種，

一畝打了五百斤，

人人都誇這麥子好，

陳大娘一心等着分麥子，

他提議：「這場麥子不分配，

全體社員都同意，

這時候主任又講話，

才換來二三十斤好種糧。」

活像是香爐裏插着幾根香。

叫人看着饒的慌！」

掂了又掂量了又量。

叫銀花給你送到十里塘。」

可不能再勞動妹妹跑一趟。」

社裏人，割完了連忙拉進場。

早早打來提前揚，

這收成轟動了鄰村和四鄉。

場邊喜壞了陳大娘，

不料想主任那裏開了腔，

咱留着秋後推廣做種糧。」

陳大娘心事只好肚裏藏。

他說是：「明天的活兒分三幫：

兩塊麥子一齊割，

新麥種是寶貝蛋，

割麥子任務交給兩個小組長，

再商量家裏看場哪個好，

「我在家裏看麥子！」

王二孀過去思想上有毛病，

一來是在家看場是輕活，

還是志良先開口，

社員們說：「對對對！

二孀還是去割麥子，

主任說道：「好好好！

為什麼陳大娘這麼有信仰，

再說是大娘平常很勤勞，

第二天銀花帶人下了地，

家裏邊留下一人看麥場。

損失一粒也疼的慌！」

不用說還是銀花和志良，

王二孀自報奮勇開了腔：

社員們都低下頭來暗思量：

在社裏處處都想沾點光。

二來是，怕她有點不穩當。

他說是：「我提議找位老年人來看場。」

分工應當看情況。

看場交給陳大娘。」

陳大娘看場很相當。」

主要是沾了二姐銀花的光；

有名的忠誠老實心善良。

陳大娘坐在場邊碌礮上。

晴朗的天空懸太陽，

可真是「烏鴉孵不出百靈鳥，

要是沒有好品種，

大娘彎腰抓一把，

麥粒滾圓肥又大，

陳大娘越看越愛看，

她到家一定得和丈夫說，

抓着把麥子捨不的放，

這麼些麥子哪有數，

想到這裏心兒跳，

四周圍連個人影都沒有，

裝滿小袋送家去，

按下大娘且不講，

在地裏割了一天麥，

滿場的麥子放金光。

鳳凰才能抱鳳凰」。

麥子哪會有這麼強。

吹吹浮土吹吹糠，

皮薄麵白氣味香。

忽然又想起了大姑娘，

女婿來拿我怎麼跟他講？

麥粒子從指頭縫裏落堆上。

偷偷拿點有何妨。

兩眼不住的瞅四方，

顫巍巍忙把麥子往口袋裏裝。

找了個地方把麥子藏。

再說銀花二姑娘，

回家來月照當頭閃星光。

吃罷晚飯開過了會，

本想上床早睡覺，

又是泥土又是汗，

水缸裏舀出了半盆水，

大娘一見跑過來，

一把捺住了箱子蓋，

「你割一天麥子還不睡覺，

銀花說：「我找件褂子換一換，

大娘說：「你到蚊帳裏睡去吧！

銀花說：「你白天看場也夠累，

大娘說：「要什麼衣裳我給你找，

說着推開銀花姐，

銀花接過來也沒看，

穿上只覺着不得勁，

磨好鐮就在院裏來乘涼。

只覺着褂子粘到脊梁上，

褂子有味也很髒，

回頭開箱要找衣裳。

腳也亂來手也忙，

一把拉住了二姑娘：

為什麼又來開皮箱？」

好洗洗這身髒衣裳。」

該洗該換我幫忙。」

我自己洗洗很便當。」

看叫你給俺扒亂了箱。」

摸索了半天才抽出了一件藍衣裳。

轉過身來就穿上，

摸了摸，脫下來生氣扔給陳大娘：

「你看看，腰這麼肥袖這麼寬，

扣子像個銅鈴鐺，

這是你結婚時的嫁粧衣，

我又不是演戲要化粧。」

銀花有點着急了，就對大娘說：「看你多添這些麻煩，俺自己的衣裳放在哪裏還不知道，怎麼會給你扒亂了呢？」說着就把大娘一推，自己下手就翻。陳大娘這裏沉不住氣了，就使勁地拉着銀花的手不放。銀花光着膀子心急的竄火，大娘哪裏拉得住呢！這一翻不要緊可就翻出事來了！

銀花姐雙手伸到箱裏邊，

左邊找來右邊翻，

總覺着裏邊的衣裳變了樣，

嗬！怎麼衣裳底下一大攤。

仔細摸原來是一個大包裹，

拉了拉，裏邊的東西還沉甸甸。

拿出包裹打開看，

大約有二十斤麥子在裏邊，

銀花一看發了愣：

「娘，這是怎麼回事你談談！」

陳大娘一旁傻了眼，

張口結舌不發言。

銀花姐抓起麥子來仔細看，

大粒籽又新又乾肥又圓。

「這本是社裏的好麥種，

怎麼會來到咱的箱裏邊？」

大娘知道瞞不住，

「我是為了你姐姐，

銀花一聽愣了一愣，

順手披上了髒褂子，

彎腰把麥子揩起來，

大娘上前忙攔住，

銀花半天沒說話，

「你真是人老心糊塗，

麥子本是社裏的，

收到家來不容易，

叫你看場是相信你，

大夥要都跟你學，

看你辦的這種事，

趕快給社裏送回去，

才結結巴巴開了言：

你千萬可別往外傳！」

立時氣的變了臉，

顧不得又濕又粘又發酸。

抬脚就要往外竄。

「孩子呀！你就不給娘留點臉？」

渾身只是打戰戰：

辦的這事氣死俺！

耕種鋤耨大夥幹，

不知道大夥流了多少汗！

你不該自己偷到家裏邊！

咱的社早就散了烟！

怎麼還配當社員！

一粒麥子也別短！」

大娘依到門框上，

「孩子呀！你娘一輩子走的正，

沒有偷過一把草，

那幾年家窮常挨餓，

都因為你姐姐家沒有好麥種，

一家人一年白下力，

我許下，咱分了麥子給他種，

你姐夫來了白跑腿，

都怨我疼閨女一時心糊塗，

好在東西也不多，

千錯萬錯我辦錯，

要叫外人知道了，

陳大娘說着兩眼發了紅，

我是社裏的小組長，

袖子擦淚擦不乾，

村裏哪個不稱讚！

沒有摸過一文錢，

也沒有給陳家丟過臉！

受苦受累熬一年，

打個三斗二斗不夠本錢，

聽說不分我才作了難，

你姐姐也得受埋怨。

現在後悔已經晚！

我拿也沒有人看見，

以後我可再不敢！

我還有啥臉到門前！」

銀花姐左右都為難。

又是一個青年團員，

偷社的東西就是破壞，
為了保護公共財產，
再看看老娘那個樣，
我過去幹活是催別人，
外人知道了這件事，
主任就是俺公公，
要叫志良知道了，
左思右想沒主意，
眼冒火星腦子亂，
大娘一見發了慌，
問她她也不答腔，
有心再來勸勸她，
清亮的月光照滿了床，
看了看：銀花用手捂着臉，

處罰一定要從嚴，
揭出來不該顧情面；
也真有點怪可憐。
成立社，我東動員了西動員，
今後我永遠舌頭短。
全社的責任他担在肩；
他不批評俺也沒臉。
又是急來又是煩，
一頭栽到床上邊！
急忙來到床跟前，
推她她也不動彈，
又不知話從哪裏談！
陳大娘像懷揣冰塊心裏寒。
一抽一噎直聳肩，

眼淚濕了枕頭布，

孩子是娘的連心肉，

担心她着急生氣出毛病，

悄悄地拉過一條夾被子，

默默地坐在她的床頭上，

看着銀花頭髮亂，

銀花可是個好姑娘，

性情耿直又剛強，

現如今，自己辦了沒臉的事，

對不起孩子還能担待，

陳大娘越想越慚愧，

這時候屋裏慢慢發了黯，

陳大娘心裏猛然有了主意，

順着牆根往外走，

褂子上片片汗水還沒乾。

孩子難受娘心酸。

担心她夜裏天涼受風寒，

輕輕地蓋在她的身上邊！

一坐坐了老半天。

一綰綰給她理在腦後邊。

辦事情，大公無私心不偏，

從來能折不能彎，

叫孩子陪着丟人多麼冤！

可不該叫沒過門的親家笑話俺。

心中憂傷犯了難。

原來是月亮已經落西山。

急忙把麥子扛在肩，

慢慢拉開大門門，

趁着天黑沒人見，

我趕快把麥子送到場裏邊。

陳大娘出去送麥子，

銀花姐一點也沒聽見，

因為她一連三天割麥子，

直累的她腰疼骨頭酸，

在床上心裏難過哭了一陣，

不覺的一睜眼睛明了天。

抬頭看娘還站在院子裏，

兩眼圈早哭紅了多半邊！

銀花翻身坐起來，

陳大娘急忙來到她面前。

娘見銀花起來，就連忙跑到銀花跟前，小聲地說：「孩子，我打算趁着夜裏沒

人見，把這些麥子措到場裏倒到大堆上，也就算啦！偏偏場裏一夜沒斷人，你說這

可怎麼辦呢？

大娘說：「我一宿出去了八九趟，

哪一趟也有人看場，

上半夜值班的是你丈夫，

下半夜換上主任你公公來看場。

反正早晚我送回去，

好孩子，你可別出外去宣揚！

銀花心裏也像刀攪，

看看麥子看看娘：

從來沒做過虧心事，

不去報告警的慌；

有心出去報告了，

咱先把銀花放一放，

昨天晚上把晒的麥子堆起來，

王主任想用掃帚去掃掃，

王主任順着麥粒往前找，

不用人說知道了，

又一轉念，可不應當這麼想，

也許是鞋子帶落的，

反正裏邊有緣故，

主任裝着沒有事，

天明時，主任正在場邊站，

主任說：「銀花你起的這麼早？」

主任說：「有什麼問題你說吧，

銀花說：「咱的麥子有人偷！」

又有點可憐自己的娘！

再說說王主任為什麼去看場。

他看見麥粒送到了場邊上，

是怎麼疏疏忽落成了行。

直找到陳大娘的大門上，

一定是陳大娘拿了麥子家中藏！

可別冤枉了陳大娘；

也許是別人給她安賊！

慢慢調查別發慌。

志良父子一夜沒離場。

從那邊來了銀花二姑娘。

銀花說：「我來找主任談情況。」

提出來咱們多商量。」

主任說：「千萬可別胡估量！

你是聽說還是眼見？

銀花說：「人證物證全都有，

主任說：「是哪個？」

銀花姐話到舌尖要出口，

銀花回頭看了看，

陳大娘看着銀花往外走，

「銀花銀花你慢着走，

說什麼銀花也不回頭，

銀花回頭見娘到，

想了想她老人家五十多歲，

心裏一軟改了口：

今天又割的麥子多，

說罷暗暗使了個眼色，

不料想志良從後邊跑過來，

可有人證可有賊？」

不是別人是……」

銀花說：「是是……」

是怎麼後邊有人拉衣裳？

後邊跟來了陳大娘。

心裏就着實發了慌：

有口氣你娘把麥子也還上。」

她這才三步兩步趕的忙。

下半句話沒接上。

怎麼好當面叫她沒法下場。

「反正是咱們得多提防！

該換個年輕力壯的來看場。」

意思是等一會兒再商量。

粗里粗氣開了腔：

「你說的，是不是有人偷麥子？」

陳大娘聽了心裏咚咚跳，

王主任怕把事情弄僵了，

「趕快去催人早下地，

哪裏有人偷麥子，

志良答應着拔腳跑，

「你也回家歇着吧，

主任啊！昨天二孀報奮勇，

主任說：「你娘年老身子弱，

我再去安排一個人，

有話以後再說吧，

陳大娘低頭往家走，

不多時王志良小組集合好，

大夥正要往地裏走，

查出來，嚴重處罰不寬讓。

銀花姐聽了也像刀攪腸！

急忙攔住王志良：

你看看就要出太陽！

不許你瞎說胡嚷嚷！」

銀花這裏叫了聲娘：

今天不叫你再來看場。

叫她看一天也不妨！」

應該叫她多休養。

看場的事兒不必掛心上，

俗說麥熟不過晌。」

銀花姐也只得離開場。

婦女們也來了一大幫，

後邊趕來了陳大娘，